

弘盛十年

——献给弘盛集团三万建筑员工

□ 陈宝林

十年,在历史的长河中,仅仅是短暂的一瞬,而在弘盛人的记忆中,却刻下了无数的欢乐与艰辛;十年,在时光的隧道中,仅仅是一道辙,一节轨,而在弘盛人的心里,却留下了不尽的思念和眷恋的绚丽霞光。

十年前,弘盛集团的前身为高邮二建,2003年6月更名为江苏弘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。

曾记否,当弘盛集团十年前在南京首次揭牌,上自厅长、处长、开发商,下至员工、朋友和同行,人们投去的是疑惑和探寻的目光,这家公司在省里算老几,有没有名分,未来登攀的路又在何方?!

怎能忘,仅仅是十年,弘盛人就用勤劳和智慧、拼搏和汗水,让弘盛的建筑乐章在华夏大地奏响,以跻身全省20强的崭新形象跃入全国先进建筑画廊。

十年的风雨、十年的奋进、十年的拼搏、十年的腾飞,书写了一篇篇弘盛员工的建筑篇章,鸣奏了一曲曲弘盛壮歌的交相回响,也铺就了一条条弘盛大军又好又快幸福和谐的发展之路。

打开弘盛集团的岁月橱窗,那一幕幕鲜活的画面,让人联翩浮想,也让人感慨万千,更让人惊鸿一瞥,长久难忘。

2004年,16层的弘盛大厦矗立在邮城市中心,年轻的弘盛集团首次跻身省建筑业20强。

2005年,弘盛集团首个超10亿元的外埠市场诞生,南京分公司,像一颗明珠,给集团公司的外向开拓引领了方向,支撑起做大做强希望。

2006年,高邮首个国家级工法花落弘盛,从此,弘盛的科技之花竞相开放,充满芳香。

2007年,弘盛集团成功申报国家特级资质,从此,弘盛集团的巨舰驶向祖国的大江南北、五湖四洋。

2008年,弘盛集团圆满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下达的改制任务,建立起新型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股权结构,将弘盛这块企业“蛋糕”越做越大。是改革创新、转型升级激活了弘盛大手笔的无限风光,播撒着改制后的民企大投入、大发展的诱人芬芳。

2010年,弘盛集团集资2.3亿元,大力发展总部经济,兴建了包括研发中心、设计院、培训中心、检测中心在内的新总部基地,让弘盛这颗璀璨的明珠在城南新区缤纷出耀眼的光芒。

2011年,弘盛集团特级资质重新就位一次性成功,施工产值突破百亿,让企业做大做强现实不再是金色的梦想。

2012年,公司首获国家优质工程奖,又一举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,全省建筑业转型升级座谈会在弘盛集团隆重举行。弘盛集团三喜临门,群情振奋,激情昂扬。

这一个个跳动的音符、一声声奋进的足音,是拼搏的记录,是繁荣的交响,是成功的见证,更是国家特级企业——江苏弘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整体行进在永恒春光中的莺飞草长。

这一块块亮色,每一抹辉煌,都得益于高邮市委、市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和呵护、关心和嘉奖。

奖牌、奖杯,满载荣誉;锦旗花束,满目琳琅。

这名扬四方的声誉和成果,是拼搏的彰显,是优质的弘扬,是实力的宝藏,也是人们对江苏弘盛集团未来的关注、召唤和期望。

晨曦悄悄地爬上屋脊,轻抚着苏醒中的老街、新街。大概只有一米多宽的老街,由青条石铺就,这就是被人们称为“神石街”的老街。老街两旁,屋檐与屋檐温情地相连着,小巷与老街温馨地相拥着,临街的青砖黛瓦的店铺,古色古香,如岁月老人,向人们讲述着千年古镇的昨天。

这里的老街都是南北走向,小巷大都是东西走向,一条新开的临河代替了古老的前河,与一条同样古老的河,如母亲般地把这小镇的大街小巷亲切地搂入怀中。在小巷拐弯处,日影斜横,人家墙角的杏花和墙头的兰草,在暗影里灿烂地欢笑着,偶尔有大户人家院中的素梅修竹和四季海棠,在淡淡的阳光下呈现出一种特有的美丽,透出一股浓浓的书香味儿。古镇的读书声今日仍由老街向四处弥漫,这不,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学校至今不就仍坐落在老街南端么。

小镇的老街共有三条,人们总喜欢称她为前街、中街、后街,“三街六巷九坡台,赛如广陵小扬州”。这就是昔日人们对这个小镇——临泽的赞誉。

南国风来满眼春,这千年古镇也沐浴着时代的春雨,正花枝招展地向世人走来。你看,在中街与后街的连接处,一条东西走向的新街——安乐寺路袒露着坚强有力的臂膀,展示在你的面前,连接着另一

老街新街畅想曲

□ 陈石奇

条与前街、中街平行的新街。水泥混凝土浇筑的宽敞的水泥大道,明清建筑风格与当今建筑风格相结合的一幢幢大楼,簇拥在大道两旁,一盏盏路灯,一棵棵花木,一片片临街而设的门面,使古镇焕发着青春,这不正是古代文明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的佐证?!

每天太阳露出了笑脸,老街与新街也同时欢笑了起来。新街道路宽阔,车水马龙。急速飞奔的摩托车,轻便方便的电动车,悠然自得的自行车,还有那汽车,彰显着新街的朝气与活力,新建的超市、银行、饭店、影院应有尽有,街上的男女老少走着笑着,满面春风。

当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时,徜徉在古街上,让人浮想联翩,亦享受生活的无穷魅力。漫步在新街上,亦使人心旷神怡,特别是临河风光带,河堤凉亭边,对对热恋的青年男女,享受着花前月下的诗情画意的甜蜜。奎川广场上,到处都是轻歌曼舞的人群,五彩灯光,健美音乐,假山喷泉,打破了古镇夜晚的恬静。小镇上人们的夜生活不比大城市差,古镇临泽昔日的辉煌也在广场上得到了折射和彰显,人们在为新时代而歌,为新生活而赞。

老街有老的佳境,新街有新的气象。这不由得我思绪飞扬:岁月流转,盛世年丰,老街新街的故事说不完,歌声永不断……

日历

□ 周春葆

早晨起来,感觉很冷,想查一下日历,看看是“几九”了,拿过台历一翻,不禁哑然失笑,该换新的了!

换上了新台历后,一个人闲坐办公桌前,信手翻弄着刚换下的旧台历,一页一页,一天一天,日子就在指间这么不经意滑过去了,如流水一般,不由感慨良多,过往的许多记忆,林林总总,纷至沓来……

“两头冷,中间热,摸起来没有节,看起来节靠节”,这个关于日历的谜语,不知怎的,一下子就冒了出来,细细咀嚼,还真是贴切,生动。

是啊!小小的一本日历,不正是包含了人世间的冷暖和苦辣酸甜吗?谜语的作者,不知是谁,许是一位文人雅士,抑或只是一介平民,还是不去想他了,我只是有些奇怪,小时候猜的一个谜语,时隔四十多年,现在还记得如此清晰。

提起小时候,那时还没有台历,只有挂在墙上的小日历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在农村,日历也不是家家都有,因为母亲做缝纫,需要经常看日子,我们家是有的人。遇到庄上谁家要办大事,时常常有人来我们家问日子,母亲总是很热情地告诉他们。

直到现在,我还依稀记得,日历是用铁钉挂在堂屋西首土墙中间的柱子上的,在它的上面是一盏小油灯(乡下人叫“煤油老鼠”,是用空墨水瓶做成的),因为挂得高,平时都是大人撕,可

到了年底,我们会找来板凳爬上去,抢着撕,有时一下子能撕下几张来,害得大人都搞不清日子,结果是一顿教训!

那时,总是希望春节早点到来,这样,自己不仅可以有新衣裳穿,还会有好玩的、好吃的,即使做点出格的事,大人也会宽容的,更重要的是新年到了,自己就会长一岁,可以长高长大了。最不理解大人常说的一句话是:“孩子盼过年,大人怕过年。”过年多好,为什么大人怕呢?及至成年,对新年也是充满着期盼,一进入腊月门,就已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,翻着日历,计算着日子,盼着春节的到来,单位放假,想象着春节期间,家人团圆、好友聚会、走亲访友的快乐景象。每页台历后面,似乎都藏着无限的期盼和美好的未来,总是要急切地去翻开它,翻开它……

人到中年后,特别是这几年,我忽然发现,每年台历的最后几页常常是不翻的。一方面是年底事情多,容易忘记,另一方面也是不愿去翻。新的一年,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,增加的不仅仅是年龄,同时,也是压力,面对工作和生活诸多不确定因素,看着我和妻子双方父母一天天变老,孩子在外上学,社会的责任,家庭的责任,仿佛一夜之间变得那么具体而现实,这时,我才真正理解“大人怕过年”这句话的含意。

然而,我知道,无论我们是期盼,还是惧怕,时光总是按照它固有的节奏在行进着,所谓的快与慢,只是我们自己的感觉而已。人总会要衰老的,正如花总会枯萎的一样,我们只有以一种淡定的心境、快乐的心情,去过好每一天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桥呀桥

□ 陈惠萍

常常做这样一个梦,梦中我要走过家门前的那座小木桥。心惊胆战地踏上小桥,会立刻俯身抓住桥面,小心地向前移动,摇晃着来到桥中心,终于抵不过恐惧,随着颤抖跌落下去,却突然发现,原来小河没水。

醒来,摸摸汗涔涔的额头,会兀自伤感许久,童年的快乐,因为桥而黯淡许多。

十岁左右吧,村庄前后,河网纵横,连接它们的就是乡邻们搬来的长树棍横搭在河岸两头,有时这桥就一根树棍。见着大人们自如地走在上面,我总在奇怪,他们的脚底是否长有我瞧不见的爪子,要不,像我这样光溜溜的脚板怎么可能站得稳呢?怕着,好奇着,经不住河对岸的诱惑,在伙伴们的鼓励和怂恿下,终于决定过桥。就如梦中一样,未到对岸,人已在水中沉浮,在大人的责备和警告下,从此不敢走这样的独木桥,有时甚至看到别人晃悠悠地在桥上,心也会不自觉地提到嗓子眼。

好像还没察觉,过去的那些木桥就悄然遁迹,有时虽然一座桥由两三块水泥板组成,或许是想让桥面更宽些,两块水泥板之间总留着

拽着她的衣角,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爬到河里寻鞋子。虽然她回家后遭到一顿打,但从此也让她养成了过桥时小心翼翼。

如今呀,再也寻不见那样的桥了。如今的桥与路一样,宽阔平坦,两旁是镂空的水泥栏杆,俨然成了乡村的一道风景。

春天老人们最爱倚着桥栏杆,口袋里揣着收音机,边晒太阳,边随着音乐哼唱着,瞧着两旁的花红柳绿,看着河水舒缓着向前,时不时地激情两嗓子。

夏天的夜晚,这桥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。勤劳的爷爷奶奶们看见太阳落山了,会嚷着让孩子拎水来冲洗桥面。孩子们得到指示,奔走相告。就会,伴着暑气和水声,那些赤脚的孩子早忘了炎热,只在桥上乐着。不知是谁的一个喷嚏,孩子们只会哄而散,回家洗澡,早点来抢地盘。很快,你一张席子,我一张板凳,桥上热闹起来。大家谈天说地,古今中外,天文地理……望着天上的星星月亮,伴着知了嘹亮的叫声,时不时地一阵凉风从河面上拂过,瞌睡虫悄悄潜入,桥上说话声渐弱,甜美的鼾声渐起。

秋天和冬天,这桥就是绝好的聊天好去处,立于桥上,看车来的人往,坐左邻右舍,又一个的好主意、好消息,从桥上飘向小村,又从小村飘向更远的地方。

如今这桥不仅是桥了,简直就是村人通向五彩世界的一枚小纽扣。

刊头题字:殷旭明 责任编辑:居永贵

追寻榆树

□ 刘传政

记得小时候从老家出来左拐不到100米就是一条河,顺着这条弯弯曲曲的河向南走是一个土坡,顺坡向上是一座寺庙,后因火灾变成高坡。寺庙前是一片绿地,在这异常清静的地方,长有一排排榆树,榆树下面有樱桃、枣树和紫荆等。那时常同小伙伴们来这玩耍,也算是我们的天堂了。这些榆树如若存活到现在可称得上百年老树了。可惜它们早已不在,但我却深深地怀念它们。是它们在我生命最危难的时刻救了我。

我的祖籍在宝应湖西的刘庄。民国20年发大水,湖水淹没了整个村子。祖父母带着12岁的父亲乘着一艘小船随洪水漂流,来到高邮。父母他们结婚后生了我们儿女7个。大哥生下来不久便夭折了。活下来的6个年龄间距在1至2岁,一群孩子集中在一个家庭正是要吃玩的时候,偏遇上人民公社大跃进,刮浮夸风,加之“三年自然灾害”,可怜我们这群孩子在一贫如洗的家庭里煎熬着。1958年吃大食堂,家家户户都拆灶卸锅,献给公社大炼钢铁,一日三餐都由父母带着一帮孩子去村食堂排队吃饭。放开肚皮吃饭不到一周就每天吃两顿,即便是成人一天也不过是两勺子粥。小孩更少,一人一勺子粥,后来就越来越稀。由于僧多粥少,食堂也因无米下锅不到个把月就关了。各家只好另起锅灶,正好遇到多年未遇的干旱,当时流传:“王营大河南,十年九年干,丢下儿和女,逃荒去江南。”当时田园龟裂,赤地千里,二麦颗粒无收,秋禾全数枯萎。于是树叶草根,都成上品;腐木细泥,亦用果腹。为了我们能活命,父母只好背井离乡,外出逃难,拖家带口,一路乞讨。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期间妈妈曾把我和妹妹挑到城里去卖。自然是娘身肉肉。当有一户以四十斤萝卜去兑换成交时,妈妈说啥也舍不得,含着泪泪把我和妹妹又挑回来。爷爷和父母白天要饭,要得一碗半碗的给我们。旱灾最严重的时候,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

树叶,我和哥哥就在这排榆树下把树叶子一把一把的抹下来。回家和粗粮磨成的面糠拌在一起做成饼,充饥度日。由于树叶吃光了,就开始削树皮吃。树是有生命的,时间不久一棵棵榆树都枯萎成裸露的骨架,这时人们也不放过树生命的起点——树根,把根挖出来削皮用于果腹。就这样一排排榆树在你争我抢中一天天消失了……老家的榆树和我的生命交织在一起凝聚了太多的酸甜苦辣。这是一段沧桑的历史、一个悲凉的故事。

每当回到家乡的时候,我总是不由想起童年的榆树。遐想那些榆树还存活的话无疑是这里的长者,迎朝霞,沐晚风,饱经风霜。每一根枝干都将留下粗犷的印记,凝聚着沉重的历史;每一张叶片都收藏着久远的风暴,目睹太多的变迁,经历太多的沧桑。

在我懂事时,我对妈妈说,我们家前屋后一定要栽榆树。于是在我的老家十边隙地全部栽上了幼小的榆树苗。因为我的生命里有榆树的元素,我经常给它浇水施肥盼望快快地和我一起成长。每当回到老家时让我深深着迷的是小榆树。鲜活的枝叶跳动着,清淡的幽香散发着,树上栖息着很多小生命。我不由自主地走近它,目光被它吸引,我几乎忘记了来到老家的目的,在老门前徘徊许久,寻觅岁月的留痕。从它顽强的生命里,我读懂了人与自然的依存和保护。

如今作为爷爷的我再次来到老家的时候,村庄已变成了农田,榆树的身影早已属于过去,流传至今的也只是家居可寻的制品了吧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,当年的传统树木被速成杨树所替代,城乡很难见到当年的榆树,它的生命再也看不见踪影了,一切都已远去……

我爱家乡的榆树。是它给了我半个生命。我虔诚的心回忆孩提时延续我生命的老榆树将会很久很久……

神居山颂

□ 杨国华

你从地心走来,喷涌的岩浆凝固了你的血脉。赭红的石头啊,是你的肌体,突兀的山峦啊,是你的气概。东园的葡萄,流光溢彩。南山的竹韵,汹涌澎湃。西坡的茶园,享誉海外。山头的银杏,高耸天台。你从远古走来,包容的精神诠释了你的情怀。

你是鱼米之乡的一朵奇葩,永远永远地盛开!盛开!

儒道的文化啊,是你的内蕴,释家的性灵啊,是你的华采。汉代的陵墓,皇家气派。东晋的宰相,修仙快哉。唐朝的寺院,香火如雷。当今的尧像,轩昂豪迈。啊,诗意的神居山!你是高邮湖畔的一颗明珠,十分十分地可爱!可爱!